



2015年9月3日 星期四 责编/朱志莹 美编/崔金姬 校对/徐建国

# 辗转十多个日夜终渡杭州湾

## 耄耋老人忆浙东游击纵队北撤点滴



葛石峰老人在回忆往事。

□记者 张颖/文  
龚国荣/摄

一身戎装，军帽下一张坚定的脸。1945年，葛石峰还是个抗战的热血战士。70年后，他已是89岁的银发老人。

对于抗战期间所经历的，精神矍铄的他记忆犹新。他永远记得，自己曾跟着浙东游击纵队从宁波西乡（今鄞西地片）打到了西门口；也记得，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在观城（现慈溪市观海卫镇）东边海滩上念《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》的情形；更不会忘记，自己随部队分批北渡时遭遇的点滴。

作为抗战胜利后北撤的亲历者，他希望能将这些真实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。

### 告别书体现浙东军民抗战情

拜访葛石峰的那天，大雨如注。一早，他就在家等着我们。见面第一刻，这位明显掉了不少牙的老人就用英语和我们打招呼。

虽年事已高，可一提起“抗战”，老人的话匣子就打开，且陈述的思路清晰无误。相比抗战时期的各种斗争，他更想告诉我们的，是抗战刚结束时北撤的那些事。

1945年9月，19岁的葛石峰尚在浙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。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后，他就做好了跟着部队向杭州、宁波的敌占区进军的准备。

“那会儿，我跟着浙东游击纵队，从西乡一直向东打，将仍在宁波城里的日寇打退。都打到西门口了，中央下了命令，国共重庆谈判正在进行，我党中央为顾全大局要浙东部队及党政机关须在七天内全部北撤。”葛石峰说，那会儿浙东全部

党政军一万五千余人，因船只不足，定的是，分3路在古窑浦至临山的沿海各渡口分批横渡杭州湾，以青浦为中途集结地点，会合后再渡长江。

9月底，在三北古窑浦至临山的沿海各主要渡口，集中了大小300余艘船只，基本上可保证北渡。

新四军在浙东抗战4年，浙东军民之间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。

“抗战中，浙东人民用鲜血灌溉出解放区。撤离只是短暂的，我们一定会重返家园。”在葛石峰的印象中，9月30日，也就是第一批部队北撤，谭启龙卷着裤脚，在观城东边古窑浦海滩上，念的《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》，每一句话朴实，却说进了每个人的心中。《告别书》在9月30日印刷的《新浙东报》上全文刊登。

### 北渡后押船回三北时遇风暴

“一万五千人，300艘船，肯定要来回几趟才能顺利完成北撤。”

葛石峰是第一批北撤人员。因后续部队陆续在三北集结，在队长周曼天的命令下，他、叶谦元和小陆押运一艘帆船，与其他战友押运的四五十艘船一起返回三北。

阿发是船老大，有40多年的航海经验。“他指着西沉的落日说肯定会有大风，不适合出行。”老人无奈地说，可指挥讯号的枪声已响起，不得不启航。

起初，战士们士气高昂，群帆在夜色中缓缓前行。

“轰轰”，排山倒海的波涛伴着巨响而来，浪击打着脆弱的帆船。船，晃荡得厉害。此时的阿发凭借经验，十分镇静地在风中把握着船的平衡。

东方渐渐泛白，风浪却没有一丝缓和的迹象。在葛石峰的眼中，除了孤舟困于水连天中，周边早已没有结伴而行的

兄弟船只。

“风浪很大，阿发控制着船只，我们几个将笨重物品全部抛入海中，还不停地排积水。大伙儿风雨同舟，谁都不轻言放弃。”

经过一天的“搏斗”，在大家濒临绝望的时候，东南方向的一个小岛映入葛石峰的眼帘。希望在前，大家雀跃不已，努力让小船漂向小岛。

又一个夜幕降临。一阵潮水打来，被风雨打得凋零的船只冲上小岛的海滩。不幸的是，下船时，叶谦元的膝盖和礁石触碰，造成了严重骨折，血流不止。

“我们把他背到一个山洞里。当时不确定岛上有没有敌情，只能先找隐蔽的地方安顿。”葛石峰知道，北撤任务艰巨，一定要以最快的时间想到办法返回三北。

### 在册子岛遇民众收留相助

深秋海岛的狂风，寒气逼人，极为困乏的葛石峰饥寒交加。

葛石峰直觉不能坐以待毙。他和小陆在翻过山洞后的山坡时，发现一片红薯地。

“不是孤岛，有人住。”顺着山溪，20多分钟后，两个新四军小战士摸黑找到了一户人家，还闪着油灯光。

两人自称生意人，在海上遇到风暴，希望能得到农家救济。慷慨的渔民热情地端上热腾腾的稀饭，和一碗带着腥味的红烧鱼。

交谈中，葛石峰得知，渔民叫李阿根。在听闻受伤的叶谦元尚留在山洞，他立刻叫上村民，用门板做成担架后就把人接到了家中休养。

第二天，天蒙蒙亮。睡梦中的葛石峰被一个戴着呢帽的人给叫醒了。

“他手持文明棍，年约40，很有威严。凭着留在船上的军装，他一眼就说穿我们是新四军三五支队的身份。”葛石峰回忆，那人叫徐方德，是这座岛上的小绅士。从他口中，自己才知晓小岛就是册子岛，属金塘管辖，靠捕鱼和农业为生，小而穷。

出于对新四军的敬重，徐方德承诺待风平浪静后，会用船送他们回三北。

岛上没有行医人。等待的几天，稍懂些草药的徐方德就负责叶谦元的治疗。然而，由于失血过多且未及时得到良好治疗，叶谦元的伤口发炎日益严重，人也越发虚弱。因金塘岛上都是敌军，徐方德劝阻了他们不要轻易暴露行踪。

两日后，这名来自富裕家庭的大学生，交代给葛石峰遗愿。“他说，自己不行了。很感谢册子岛人民的救助，希望能将自己身上最值钱的派克钢笔和毛衣等物赠送给岛上的人们。”

说到这儿，葛石峰沉默了，久久才回过神。他回忆，在岛上待的第四天，风和日丽。徐方德用自己的渔船，亲自掌舵送葛石峰和小陆回到了三北老根据地。而叶谦元，则永远留在了册子岛向阳的山坡上。

之后的几十年，葛石峰再回到册子岛，想找寻李阿根和徐方德的后人，却一无所获。如今，在册子岛上，有一块“叶谦元战士牺牲地”的石碑，是葛石峰出资立的。偶尔，他会回去看一看。因为，叶谦元不仅是他的战友，也是在抗战中为国家牺牲的一员。

### 多次北渡杭州湾完成北撤

耄耋的老人眼中泛着泪光。北撤，十几个日夜，却缠绕了一生的记忆。

在三北登陆后，葛石峰和小陆沿着海边的村落，寻找队长周曼天和其他同志，最终在观城附近的一个村庄相遇。

“很多船，都在风浪中被打翻。脱险回到三北的除了我们，还有二三十人。”葛石峰算了下，从浦东金山卫一带启航返浙东时，四五十条船共有百来名战士押运。其余的，都为抗战事业在杭州湾奉献了生命。

10月上旬，葛石峰接到第二次登船北上的命令。出行当天，依旧风和日丽，奇怪的是，行驶到第一次风暴地时又是狂风大作，海浪打得容纳百人的船体不停打转。原本海面上微微吹拂的南风变成了呼呼北风。如此一来，船只无论如何也无法向北驶。

最终，支队研究出一个方法，让船上装载的小船试航探路，一次次分批运载大船上的人员。葛石峰就是第一批试船人员，他庆幸老天对这支队伍的眷顾。虽然没能成功北撤，却也是安全地返回到出发地。

两次北渡失败，葛石峰所在的百人小部队已失去了及时北撤的良好时机。为了能跟上大部队，他们分乘4条帆船等待时机北渡。然而，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北风阵阵，部队一直屯兵北上，却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“等待的日子会想很多。听从命令，完成北撤才是最终的方向。”葛石峰说，老天不负有心人，几天后，天晴，东风。他所在的部队顺利北渡，于翌日抵达浦东奉贤县城，逐步跟上大部队，抵达苏北老根据地。

这段经历，对葛石峰来说，永不能忘却。

